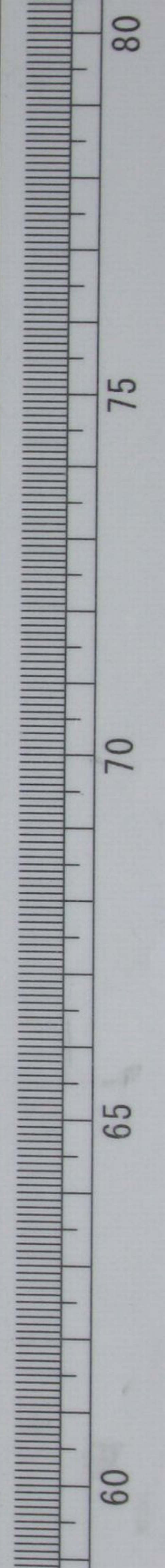


丑





新刻五毒傳卷二

詩

紅塵滾七亂如麻

不恋富貴與榮華

曰

參破世事皆如此

不如訪道早出家

上部書說的是趙國盛悞吞妖寅中狀元江西巡按報冤仇狐仙偷印施奸謀二怪傷人俱在上部言明

詩

一派青山景色幽

前人田地后人收

曰

后人收得休欢喜

還有后人在后頭

四句提綱叙過緊接着二妖獻印張天師火煉人皮仗正法拘請天神趙玄坛金籙伏怪五毒傳二部鼓詞

話說李氏賢人打外面把兩個精邪領到院內端了一條板橙與他兩坐下白石精說請問奶上不知所為何事李氏見問說道爺我尚的見行人未知多咱回家精邪聞所說既問行人勞動隨口

正



報一個時來李氏說子時白石怪聞听插指算了一遍說奶七太善若問行人眼下就到 白石精 未從請話先陪笑

奶七在上清听之 今朝本是甲午日 幸喜方才報子時  
行人在外身康太 无病无灾樂有余 買賣茂盛多得意  
貨不停由有利息 駟馬星動思故里 歸家心勝比前疾  
大略眼下就要到 至遲不过月初一 婆媳两个聞此話  
不由的 憂愁拋去笑嘻嘻

李氏婆媳聞听妖怪之言不由的心中大悅一齊口中念伏謝天謝地陳德的母在房內開言又問說道爺我還有一事望乞指教我這媳知身怀六甲十月將滿不知是男是女二怪聞听一齊由神觀哨李氏只見他腹內怀胎身边有孕 这才是

二怪看黑心欢喜 好似至宝在掌中 口內暗七說有趣

這就是

人願天從机会逢 今日此處遇孕婦

我把他

剥皮作紙芝牢卷 獻印去把巡按見

趙國盛

一定知恩要感情 叫他誑哄天師印

破法與妖立大功

二怪想罢開言叫

說道是

老奶七你仔細听

我看你的阴德好

小娘子

腹內怀胎是相公

一門喜氣增福寿

合家歡樂保安寧

婆媳聞听滿心欢喜隨即把加靖錢取了一百兩手高聲說二位道刀兼礼不堪望乞收納二怪陪笑說奶七貧道二人四海云遊元岁的是教化指迷有願在先但凡算命問卜分文不取怎敢領謝說罢告辞而去李氏隨即開門這話不提且說二怪走不多远彼此商議黑石精說如今有了孕婦怎樣把他撮来白石精說這个不难等到天晚咱假庄陳德回家前去叫門李氏聞听夫主回



采一定迎接越事用風把他撮來二怪商議停當只等天黑夜晚  
采害李氏這話不提且說陳德的妻母打發二怪去后婆媳對坐

這才是

李氏有語尊老母

打發精邪出門去 婆媳對坐兩閑談  
在上箇神听我言 方才算命二明士

仙風道骨貌非凡

卦社不要伴長去 看他占卜心最虔

他該夫主才茂盛

无灾无禍保平安 買賣得意利息廣

眼下不久轉回还

奴的那 腹內怀胎定生子

陳門有后續香烟

但得一家身安樂 滿斗焚香謝上天

婆媳講話天色晚

不賚的 一輪紅日墜西山

太陽歸宮明月上

水輪高焰滿山川 李氏忙把銀灯点

忽听的

門外吉戶有人言

李氏打發凌七睡去剛然要款忽听外面有人吉戶說賢妻開門

李氏聞听好相丈夫的声音不由的滿心欢喜說凌七醒七你的  
兒子回家待我去替他開門說罢款動金蓮往外而走

佳人聞听人吉戶

好相夫主說話声 只叫凌七醒一醒

你兒今日轉回程

賢人說罢忙站起 他這里

款動金蓮往外行

合諫女子无常到 前生造定命逢凶

用手一開門兩扇

他這里 舉目抬頭魂嚇京

只見那

迎面站定一邪物 紅須靛臉惡形容

頭如麥斗一般樣

身高丈二有余零 女子一見渾身軟

咕咚栽倒地流平

妖邪一見心欢喜 曰石精

用手來抓不放鬆

上前背起裙釵女 黑風一陣影无宗

按下妖精撮李氏

再把那 陳德娘親明一明

白石精把李氏背去按下不提且說陳德的母親听见兒子回家



慌忙扒起坐在房中只听李氏開門咳嗽一声就相栽倒一般隨  
卽一陣大風遲了半晌竟不見一些動靜老人家心中疑惑往外  
開言便叫說媳婦到底是誰連問几声不見媳婦答應不由的京  
疑不止

老人家

一連問了好几次

不見外面有人應

陳德之母心疑惑

此事其中有變更

說罷將身把床下

慌忙往外行

出了房門睚內院

一輪明月正當空

街門雖開还半掩

李氏賢人影无宗

奶七伏又来呼喚

媳婦連上那住声

叫勾多時无人應

急的槌胸泪盈上

媳婦開門无去向

此事活上把我坑

吾兒外出他侍奉

真乃四德有三從

左右不离長相守

尤如愛女似親生

忽然今日遭異事

閃的我

幸目无親命定傾

老人家

越哭越痛越傷感

二月酒上滾泪痕

書中按下陳德母

正那成妖作怪精

白石背定怀胎妇

竟往汪洋水內行

竹刀剥皮作成紙

可嘆女子死苦情

按下黑石白石怪

把話橫更另表人

兩個精怪把李氏害死用人皮作紙要破天師的神印伏又變作

立門與那些軍民算命

不言二怪且說趙巡按自從失落宝印假意推病差遣心腹之人

在外由神細訪趙巡按有个帖己的書童名叫刘能他自幼殷勤

只因妖狐把印盜去刘能心中甚是着急暗上出衙在街市細訪

一連三日並無宗影刘能心下爲难口中嘆氣

刘能爲主察訪印

到處由神細打听

不敢明問暗尋我

枉費神思用不中

文仆不由心急燥

口內嘆氣不絕声

細想自己真貧苦

妄想一場用不中

自幼服侍趙公子



左右不離數載零 熬的相公作巡按 奉命欽差誰不京

只說跟他有好處 富貴榮華談笑中 誰知好事不湊巧

緊溜之中吉變凶 偏遇老翁失了印 眼看着

官職難保有灾星 按院若有好共友 只恐連我不安寧

刘能正然心暗嘆 一抬頭 暗見精邪星俞棚

刘能正然暗嘆忽然抬頭觀暗只見迎面有一坐算卜的俞棚門

上橫書一扁上寫着卦洩天机刘能看罢心内沉音腹中暗想說

我何不求問一卜倘若得个明人指教把宝印尋我也未可定想

罢迈步竟進了俞館閃目由神觀暗只見里面有兩個玄門坐芝

刘能一見上前把于一指說二位道翁請了且說這兩個羽士非

是別人就是黑石白石兩個精怪一見刘能走將進來閃目仔細

觀暗早知其意兩個精邪一齊站將起來說君子請坐你特來我

我二人大略不為別的事情莫非是裝我巡按的宝印來了刘能

聞听只喘的啞口無言登時變了顏色

這才是 刘能聞听妖邪話 心下着忙吃一京

按院失印這件事 關係重大不非輕 除了我知人不曉

外人如何知此情 兩個玄門如神見 一定他

阴陽有准妙通灵 求他指引說明路 問一問

按院欽差吉共凶 刘能想罢不怠慢 他這里

控背毛腰深打弓 口内不住尊仙長 他把那

道翁連七尊又稱 你二位 說透我的心中事

真乃是 未卜先知八卦精 趙老翁

寅夜忽然失宝印 轉眼之間影无宗 失去国宝不打緊

他的那 按院欽差作不成 命我在外來細訪



幸喜的

此處遇着二仙翁 望乞指引來說破

告訴告訴我

盜印賊人姓名 但能找着按院印

一定重報不非輕

二怪聞听微冷笑 有語開言叫一声

二怪聞听刘能之言說君子事從緩來不必着急貧道二人既把  
你的心事說破我豈不知道宝印的下落但只一件此事重大非  
全兒戲除非見了欽差大人面講才敢說破刘能聞听满心欢喜  
說二位道既知宝印的下落你兩就跟我前去與按院老爺面講  
二怪點頭說君子言之有礼你我一全前去說罷將舍棚開開跟  
定刘能前去走不多時來到按院的衙門不敵正入打后面進去  
刘能先就道內來見欽差說老爺大喜

刘能見面先報喜

說道是

老爺連七尊又稱

小人奉命尋找印

暗七留神細打听

一連找了三日正

不見真寔影共宗

今朝忽打衙前過

見一个

問卜求神屋舍棚

裡面坐定問吉凶

亞賽過

妙算神机諸孔明

一見面

他就知道這件事

要我那

宝印不难說笑中

我把他

代進衙門來見面

老爺一問便知情

刘能說罷一夕話

趙國盛

拋去憂愁長笑容

須從額角眉尖起

好一似

至宝明珠托手中

趙巡按

分付刘能快去請

我在那

書房面會問其情

刘能答應請邪物

打外面

進來成妖二怪精

趙國盛要問宝印的下落在書房等候立門只見打外面走進來

了兩個老道

趙國盛

閃自由神現邪物

仔細打量二精灵

只見他

搖七撰七往里走



道骨仙風大不全

這一個

白布道袍着身体

絲絛緊束在腰中

那一個

頂代金冠分三又

合做身穿是皂青

這一個

面如古月須五絛

濃眉明目稱环睛

那一個

身形高大雄又壯

臉如鍋鉄一般全

按院看見忙离坐

開言代笑叫仙翁

趙國盛一見二怪進來滿面陪笑說二位仙長請坐

詩

獨上江樓思悄然

月光如水七如天

曰 全来玩月人何在

風景依稀似去年

趙回盛一見白石黑石二精進來慌忙离坐說二位仙長請坐精邪控背口尊大人欽差老爺在此貧道焉敢对坐仙長言之王矣本院雖是奉命欽差我與你曾道无轄請坐本院还有一事動問二怪問听一齊歸坐說不知大人有何見詢趙國盛說仙長只因

本院自不小心把巡按的宝印失落宗影全无不知去向煩勞真人與我占算七七白石精先就開言說大人此印並非是人偷去内中有一个元故听我細道其情 这才是

白石有語尊按院 欽差由神在上听 大人寅夜失去印  
有个元故在其中 貧道說出這件事 大人欽差心内明  
按院未把龍門跳 可記的 国子監内把書攻

你在那

魁星樓上去避暑

遇見那

千年得道一狐精

邪物要把元阳盜

要與你

結為夫婦把婚成

大人識破其中故

心生巧計定牢籠

酒灌狐仙他大醉

你把他

至宝仙丹吞腹中

狐仙酒醒央求你

他那里

說破舌尖你不听

因此狐淫心怀恨

只想雪冤把賬清

大人得中封巡按



他就跟進這坐城 暗中得便盜去印 只為冤仇把你坑  
精邪說罷一夕話 趙巡按 心下着忙京又京

趙國盛聞言不由的心下着忙說我在魁星樓盜宝只有我自己  
知道從无告訴于人他兩個見面說破真乃是神也仙也

趙國盛

心中深服白石怪 錯把邪物当神仙

慌忙离坐身控背 說道是 真人的神听我言

盜宝誰丹非是假 你的那 阴陽有准妙通玄

狐仙偷印心仇恨 一定雪仇要報冤 大略此印難尋我

心机費尽枉徒然 本院难以作巡按 望乞仙長答救借

二怪一見尊按院 說道是 欽差大人放心寬

二怪口尊大人休要着急妖狐前日盜了印脚駕黑風往正東走  
不料被我二人看破把他治住將印要了來現在身边說罢打怀

丙取出双手遞將過去 趙國盛 用手接過巡按印

拋去憂愁長笑容 眼望精邪在仙長 控背毛腰身打弓

多蒙慈悲來献印 恩如再造一般全 懸形画影焚香拜

刻骨难忘你的情 願謝你 金百兩來良百兩

還有表礼共花紅 二怪聞听尊按院 說道是

大人由神在上听 貧道二人参玄妙 已个跳出五行中

脫却金架离玉鎖 我把那 紅塵看破願修行

奉經悟道心性定 斬斷七情六欲空 已今修定神仙体

寿與天齊一樣全 金銀要他中何用 何須表礼共花紅

擒妖献印救按院 為的是 方便慈悲把奸行

按院聞听將頭点 他這里 開言有語叫仙翁

趙國盛聞听二怪之言說多蒙仙家慈悲献印又不領謝叫本院



如何过意白石精說大人貧道雖不領謝我二人也有一件事奉  
息未知大人可肯趙國盛聞聽說二位仙長言之差矣多蒙獻印  
息重如山任平什宏大事本院再无推辞之礼 趙國盛

控背弓身尊仙長 二位真人听我言 多蒙獻印將吾救  
恩情似海重如山 但凡有事只管請 本院无有不從權  
二怪聞听心大悅 含春代笑面堆欢 口内連七尊按院

說道是 欽差在上納吾言 我兩出家學訪道  
好容易 三花五氣尺朝元 心怀大德長濟世  
到處慈悲善解冤 煉丹施藥將人救 降妖捉怪把宅安

雖說是 法力无边神通廣 怎奈那  
缺少神印在身边 按院聞听心納悶 開言有語問根元  
趙國盛聞听二怪之言口尊仙長本院乃是肉體凡夫又非羅汗

真人那里有神印二怪說大人我兩豈不知親差无有神印我兩  
要的是的馬山洪教真人張天師五雷八卦神印煩勞大人親身  
前去求他一類就算老爺答謝了我兩趙國盛說元來如此這有  
何難明日本院就往天師府去替你二人求印二怪聞听滿心欢  
喜連忙把人皮紙取出說大人天師若肯就叫他用在這張紙上  
趙巡按手接紙來說二位仙長放心這件事交與本院明日准得  
神印說罷把兩個精邪送到書房安歇趙國盛有了空印次日升  
堂辦事分派以畢分付調轎竟往天師府來求印不多一時來到  
洪教真人的門前令人通報張天師听見按院來拜慌忙迎接把  
趙國盛請進府內到大所歸坐張天師控背弓身口尊欽差大人  
前來光降不知有何見諭按院見問陪笑開言說本院到此有一  
事奉懇欲求神印鎮邪天師說這古小事何勞大人親至令人托



紙送來我就將印用去說罷分付法官把除妖宝印拿來趙國盛  
問听復又弓身口尊真人本院要的不是除邪的宝要的是九宮  
八卦五雷神印

天師聞听吃一京 口內不言心犯想 腹中展轉自沉音

五雷印乃 乃是祖上傳由宝 外人一概不知間

按院提名來要印 其中一定有元因 又待不與五雷印

急奈欽差敢不尊 有心用上傳家宝 坛用降邦得罪神

天師為難多一会 无奈何 有語開言把話云

張天師為難多会往趙國盛開言說大人既要五雷神印可從代  
得紙來按院見問說真人本院有紙在此說罢取出運將過去張  
天師用手按來閃慧目觀瞻仔細一看只嘴的京疑不止

張天師 用手接過牛皮紙 慧目觀瞻吃一京

登時更改平常色 他的那 面如金紙一般金

半晌无言只發怔 尤如炮振似雷烘 用手拿定人皮紙

低頭納悶在心中 趙國盛 奉命欽差為巡按

他的那 位显官高別與軒 如何他有人皮紙

詎即胡行礼不通 細想此事有來歷 一定其中有隐情

天師想勾多一会 他這里 有語開言尊一声

張天師沉音多会開言尊一声欽差大人我有一事問一問不知  
此紙是何處得來趙國盛見問說真人此紙是高靈紙本院用白  
松紫絳令人燻过才敢拿來往真人求印天師問听不由的微七

冷笑口呼欽差 張天師 心中不悅微含笑

有語開言叫大巡 張氏門中央洪教 祖上傳由至到令

斬怪除邪鎮怨鬼 正乙天師誰不尊 扶国佑民常濟肯



道高德重鬼神欽 慧眼一覷識邪正 揣斷妖佞辨假真

大人拿的這張紙 人皮作就用香燻 破法即印將我哄

按院枉費這場心 若不看 聖上欽點為巡按

一宅行恭七面君 國盛聞听心好惱 天師住口莫胡云

巡按聞听天師之言心中不悅滿面生嗔說天師休得胡言你用

印也罷不用印也罷如何信口胡言明七是一張香燻的好紙你

如何說是人皮作的本院與你无仇為什麼誣印破法不看你世

代天師我一定寫本奏你天師說不人不必動怒是真是假冒叫

你口服心服說罷將紙放在台堦之下插訣念咒說奉請火神下

界 五乙天師將神請 眼望南方火丙丁

暗誦真言忙念咒 他把那 請神金牌双手游

連敲三下嘴即响 一道祥光往上冲 閃目南天門一坐

火祖臨凡下九重 紅光一塊空中滾 金霞亂舞眼難睜

這個爺 頭代金冠生殺氣 漂七身才丈二零

大紅袍大飄烈火 尤如血染一般全 風火二輪登足下

金光招展令人京 揣在人間察善惡 心直性烈不容情

但有妖邪凶惡輩 這個爺 怒一怒來降突星

只見他 雲端裡面張聖口 往下開言問一声

南方火祖被天師金牌請到在云霧之中把風火輪止住聖口一

張往下開言便問說洪教真人請書神下界不知有何見教天師

見問控背弓身口尊上聖死事不敢京動只因趙巡按前來印這

這張紙內藏邪借仗聖術用九炁神火焰土住把他的本相煉出

方許歸位火祖命聞听在空中答應說緊尊法旨

火祖答應尊法命 雲光一按不汗停 神火焰住人皮紙







話說兩個妖邪見天師把他的邪術識破心中動怒一齊顯形手持利刃竟奔了天師

白石黑石是出形 手持利刃往上闖 口中叱咤喊連聲

吾今不把張節斬 我們兩 濁氣无名怎得平

天師一見双眉緊 這個爺 心中不悅眼元睜

咬牙切齒開言罵 精邪胆太乱胡行 朗七乾坤清平世

你怎敢 作怪與妖把我輕 說罢亮出降魔劍

身形一縱奔精灵 二刃双峯扒頭刹 尤如秋水一般全

二怪齊把威風抖 奮勇爭殺在大所 耳内只听兵刃响

明炉灯鈇一般全 旁边立怔趙國盛 把个按院魂唬京

趙國盛見兩個精邪奇形異相與天師在所前大故只唬的面目更色抖衣而故 趙國盛 面目更色渾身战

害怕着忙心内慌 眼看天師故二怪 腹内暗轉自思量

我只當 竹橋二仙是道教 誰知道

兩個精邪混此方 施謀暗用人皮紙 他叫我

來見天師把印誑 洪教真人多奧妙 委果這靈法力強

看破精邪知就里 火煉人皮紙一張 引誘精邪破正法

到只怕 圣上聞知罪怎當 天師一怒上赤本

只恐臨期有禍殃 按下大巡担京怕 且說天師把怪降

張天師與兩個精灵大故多時不分勝敗白石精心中不悅口內

念咒用手一指 這才是 白石口內暗念咒

妖邪睛上显神通 用手一指說疾快 忽然兩北起怪風

走石飛砂從空墜 个七响亮令人京 風刮三陣塵砂定

有些鬼怪显出形 六臂三頭六隻眼 紅須靛臉面皮青



猛如太歲一般樣 手執刀鎗繞眼明 齊吶喊往上闖

擡住天師不放鬆 真人一見微冷笑 他把那

業畜精邪那住聲 與妖作怪將我困 痴心妄想要成功

吾今若不显手段 怎吃得 除妖捉怪斬精灵

張天師一邊與眾妖動手 一邊口內念咒奉請天神速臨下界

張天師 意秉誠心將神請 三回九轉念真言

說疾道快噴法水 奉請天神降臨凡 半雲半霧显法体

這位爺 凜七身材非尋常 手使大刀名偃月

青龙剛歪透胆寒 卧蚕眉和丹凤眼 赤面通紅玉絡馬

義存漢末三分鼎 荆州独堪占西川 關平奉印身居后

后边站定將周元 老爺奉請臨下界 來的漢末關聖美

關公爺在雲端之內 空言便問說真人請吾神那边使用天師請

无事不敢京動 今日邪妖作怪煩尊神施展神威把群妖都散開

公說謹遵法令在空中把青龙刀往后一把分付周倉即眾把妖

邪趕去 周倉答應說領命 双足一縱把雲催

圣体虎驅往下落 蹶刀五百緊跟隨 声若叱咤罵邪崇

老爺前來把你追 祥雲滾上遮圣体 明显威風殺氣堆

保主從赴单刀会 魯肅惧怕將英魁 只因天城遭不幸

這個爺 為主忠心把命虧 一怒墜城將身喪

真命一灵把位歸 圣美收由為總使 全享清神把火陪

眾怪一見心害怕 个个 不敢胡為尽退回

話說周元倉自從跟隨圣美成了正果走動有祥雲護体白石精

拘來的不过是山精野怪一見正神降臨一个小俱往后退

妖邪不敢往前進 心中害怕惧周倉 黑氣一陣往上起



俱各四散走慌忙 周爺一見心好惱 无明濁氣滿胸堂

大叱一声随后赶 手把无情铁棍揚 雲端里面施威武

乱打妖邪鬼怪傷 精灵害怕快逃命 一陣黑氣俱躲藏

周倉赶散眾邪祟 空中交令見閻王 圣矣回伏張洪教

忙歸本位上天堂 黑石白石說不好 两个精邪臉嘴黃

黑石白石两个精灵見張天師請正神把群妖退去只嚇的而日

更色京疑不止两个邪物心中害怕手却張狂手掄兵刃就不相

先前那樣的勇張天師看的明白推恐二怪走脫閃慧月多膽只

見火祖爺把人皮紙煉出还未歸位真人一見滿心欢喜往上開

言口尊上圣借神威與我把這兩個精邪治住煉出他的本相火

祖答應說吾神曉得 這才是 火祖答應說知道

撥轉雲頭瑞氣飄 一縱双輪疾如箭 竟奔成精作怪妖

老翁雲端睜圣目 迭暴环睛往下观 只見那

黑石白石雄糾七 手掄月斧舉剛刀 竟扑天師來動手

咬牙切齒怒冲霄 黑氣一股旋頂上 妖雲護体放光毫

火祖一見心好惱 他這里 如雷叱咤罵邪妖

火祖爺一見两个妖邪心中大怒將雲光往下一按迎頭把去路

挡住用手分火劍一指應声断喝說當先下的邪物休要狂為

有苦神在此快現本相免的老爺動怒且說白石黑石正與天師

動手忽見迎面有一塊紅光打空中往下一墜把去路擋住二怪

着忙一齊閃目現睛看見了火祖老爺頭代金冠身着紅袍脚登

双輪手仗宝劍赤面朱眉立生一目神光耀眼祥雲随体二怪雖

是邪物他修煉不淺看認的是火祖慌忙控背口尊上圣今有

何事降臨下凡火祖見問說邪物听真吾神本正乙天師洪教真



人情瘦下凡特來拿你不必饒舌快現本相少若挨遲管叫你魂

飛魄散形消骨化

火祖劍指二精怪 妖邪由神仔細听

吾神率請臨下界

威灵是圣下天宮 特來捉妖滅邪物

不必饒舌快显形

少若挨遲說不字 叫你頃刻筋骨崩

二怪聞听忽一跳

心中着忙京又京 口内連七呼上圣

火祖尊神在上听

弟子雖然是邪教 可怜我

礼星拜斗苦修行

至今也有几百載 非是一朝一夕工

只因我

一念差池來到此 破印與邪祖不遁

雖然得罪天師架

總无傷害衆生灵 上圣若肯饒放我

從今再不敢胡行

回山轉洞避殺戒 依旧參玄去念經

妖邪言詞还未尽 火祖發威喊一声

火祖爺見一怪哀怜一声嘶喝說業障相你們精邪鬼怪又非人

類所出胎卵湿化四道所生不过借个地的秀氣日月的灵光變

化爲人批爲邪教就該深山藏躲閉戶修行方是正礼焉敢與妖

作怪私落紅塵得罪真人罪犯天廷情礼該誅吾神既然奉請降

臨焉有見邪不斬之礼有心開恩饒放只恐反爲后患老爺說罢

將九龍神火炤托在手中往之二怪把手一撒大喝精邪住走看

苦神扮第一道紅光竟奔二怪 這才是

老爺祭起神火炤 法宝膝空快似風 紅光繚繞遮天地

烟氣膝上一片黑 一直竟扑二邪物 声音响亮似春雷

妖精一見渾身軟 不由的 害怕着忙把泪垂

傷心后悔自己錯 決不該 私落紅塵惹是非

听信金花來破印 與邪滅正乱胡爲 我只說

天師无能非对手 誰知洪教有神威 奉請火祖將我治



性命殘生眼下虧 苦煉一場成画餅 道行千年化作灰

二怪正然心害怕 只見那 法堂降却往下墜

二怪正然害怕只見神火焰住下一落邪物躲閃不及被那法宝

就焠住了 這才是 火祖真宝往下墜

罷了成妖作怪精 黑石白石入神焰 只竟的

頭如斗大耳生風 一陣發迷身无主 哎哟一声体内空

咕咚栽倒塵埃地 頭南脚北手西東 火神一見不怠慢

老爺一見显神通 圣口一張噴烈焰 真火三昧亮又紅

團七圍住神火焰 金光旋繞亂飛騰 那消頓飯茶時候

把两个 依怪些邪現本形 火祖回后交法令

這位爺 雲光一縱上天廷

南方的火祖把两个精邪的本相煉出回伏了天師回了本位真

人一見閃目現睛只見二怪現出本形元來是黑白兩塊大石天

師看罢點頭贊嘆說此物成精也會作怪說罢伏又念咒把那个

剝皮李氏拘到眼前開言便叫說李氏的冤魂听真你无故遭屈

被妖邪所害我心中甚是不忍今晚吾替你唸誦三卷道德經超

度你為人脫生去罢怨鬼聞听心中欢喜方謝千恩佯長而去

這才是 怨鬼叩頭將恩謝 旋風一陣影无宗

天師發放剝皮鬼 一同頭 哨見欽差趙大巡

洪教真人心內惱 不由動怒面生嗔 開言有語呼按院

口內連上尊大人 你本是 連中三元文魁首

齧頭独占跳龍門 圣上隆重君王寵 巡按江西誰不尊

既食君恩当报效 如何无故起虧心 與邪滅正來誑印

按律究情罪惡深 趙国盛 聞听此言羞變怒



他立里

緊皺双肩把話云

趙國盛被天師一夕話說的又羞又愧无言可對不由心中動怒  
滿面生嗔說洪教真人你休要无礼本院乃是奉命欽差江西的  
按院我豈肯與精邪作弊前來誣印破法不說你自己法力低微  
神通有限招了來的精邪作怪如何無故生非把這事都推在本  
院的身上

這才是

按院着惱變成怒

无明火起怒冲七

口中只把天師叫

休要胡為礼不通

前來求印非歹意

誰知你

措端胡為起不公

你招邪崇賴本院

眇視欽差把主枉

江西既有你在此

到不如

本院辞官進席下

我在那

萬歲跟前恭一本

吾要不

恭倒張節把姓更

越說越惱越動怒

趙國盛

語罢言絕往外行

主僕告辞出了府

他這里

上驛人抬去似風

趙國盛動怒生嗔並不告辞出了天師府上了自己大轿佯長而  
去

詩

富貴百年難保守

輪迴大道易循環

曰

劝君早覓修行路

一失人身再想難

話說趙國盛出天師府回到本衙門說我與天師反目成仇我不  
害他他害我暗上進京先在駕前恭他一本縱不能把他治倒  
也保着自己无事這話不提且說那神火煉了妖邪成兩塊大石  
拾在大門以外作了兩個馬台江西的百姓聞知此事以為奇異  
都來觀看

這才是

江西人民聞異事

齊到天師府大門

只見那

兩塊大石土光彩

一左一右兩边分

黑的尤如一宝墨

白似美玉高如銀



眾人看異將頭点

一个七

亂七紛七把話云

這個說

石頭也會成精怪

只因多時年代深

那個說

日精月華星七焰

灵光入壳变成人

這個說

真火一煉元形現

那个說

精靈作耗害自身

江西若無天師住

定有妖邪來害人

書中按下眾百姓

急回來

把話橫更另有人

按下軍民不表且說天師在府中正坐忽然間只竟的髮似人揪

張天師

心血來朝心不定

心神不定

耳熱眼跳战京上

真入着忙說不好

莫非是

又有妖邪來混世

它有无故在其中

雖然說

我有法力神通廣

难免噴痴雨副征

斬妖除邪破殺戒

我的心中不忍行

天師正然心打算

忽見那

家人前來報一声

今有欽差趙巡按

昨日个

离了江西進帝京

惱恨老爺將他辱

本恭人把天師輕

家丁說罢一夕話

天師聞听不作声

張天師聞听家丁之言在坐上沉音說趙國盛這一進京奪駕前

辭讓言本恭于我天子一宅召我前去辨明此去吉凶未保我何

不求問祖先好作准脩說着天色已晚天師淨体更衣令人把祖

先堂開上摆上香案

張天師

未從焚香先淨手

双膝跪倒地平川

白粒紫降炉內放

叩頭進礼秉心虔

口內暗上求祝贊

禱告那

張氏門內祖共先

孫上焚香先別故

只因那

妖邪混世乱人間

黑石白石兩精怪

誰印破法起无端

人皮作紙殺孕婦

欺心胆大把民殘

趙巡按

引誘精邪破正法



倚仗欽差小視僧 孫上降妖他動怒 進京同朝把我赤

只恐圣上心內惱 禍福吉凶兩可問 拜請祖先臨几世

点悟愚蒙指教僧 祝贊以畢將頭叩 只見那

一股香烟飛碧天 按下少師吾不表 把話橫更另有言

小師在下界焚香這話不表且說先師張道陵這一日正在南天

門外遊巡只見一股香烟打面前所过老翁閃慧目一觀早知其

意說吾孫張節今有大難臨身我若不下凡打救只恐洪教有失

妖邪反勝老翁想里一縷雲光來至江西收雲攬霧將下來在

香案以前呈露法体少師一見上前迎接叩頭恭拜請進祖先堂

歸坐老天師有語開言往少師謹話說美孙你今請我臨几所為

的是趙國盛進京妄奏題赤之事眼下不久至旨到來宣你進京

辨明只恐你命犯低微灾星畫炤

老天師

坐上開言來講話

美孙由神仔細听

趙國盛

這一進京題赤你

圣上皇帝豈肯容

輕慢欽差犯国法

一定要

一路途中有變更

美孙若把京都進

到只怕

不尊正教扭天行

今有那

大孤山下金花母

滅正典邪把妖與

他與僧家有旧恨

一心要

惡怪凶应无数精

圣水池內施法力

招聚了

吾孙這一去面圣

沿之一路將你等

務惡雪冤把恨情

難擋精邪法力能

難免臨期不受京

雖說洪教多奧妙

害怕着忙顏色更

少師聞听唬一跳

不由的

先祖連上尊又稱

慌忙离坐身控背

他把那

无边法力廣神通

金花圣母修行久

聞听他



與妖帥眾攔去路

你叫我

如何堵擋眾精靈

倘有疎虞不取勝

歌盡了

世代天師洪敘名

張節說與一夕話

老天師

點頭長嘆兩三声

老天師聞听少師之言不由的在坐上點頭口中嘆氣說矣孫我  
我下界臨凡自有主意保你无事說與打怀中取出一些寶貝說  
矣孫下乃是八卦太極圖可以避難護身諸神不侵這一件名  
叫九龙神帽乃是太上的胎衣祭在空中憑你天兵天將妖仙妖  
道一概擒拿還有我別的金簪一枝名為降心金塔還有如意金  
合打妖牌縛妖鎖滅邪磚七星劍通天杖尺情傳授與你還有草  
龍一生如遇精邪打仗將他騎上善金騰空入水府你有這些宝  
放心前去少師聞听心中大悅喜之不尽

這才是

老祖傳法賜至宝

少師大悅面堆欢

口內連七尊先祖

老爺在上請听言

我今得了降邪宝

那怕妖邪把路攔

除妖斬怪與正教

由取美名萬古傳

老祖聞听將頭点

說道是

孫七由神听我言

你今日

雖然得了防身宝

还要你

由神仔細在心間

少師聞听說知道

老爺只冒放心寬

祖孙說話多一会

不寬的

漏滴同盡三鼓天

祖孙傳法不寬天交三鼓老祖辭別少師回歸上界不表且說起  
因盛星夜趕進京都需等次日早本恭天師不多一時只听鐘鳴  
鼓响君王升展  
這才是  
鐘鳴鼓响王升展  
加靖皇爺坐金盞  
內侍隨龙開宮扇  
宝鼎炉中噴香烟  
净鞭三下傳上嗽  
龙樓金屏降皇宣  
有事出班來啟奏  
无事朝散俱免恭  
言还未尽人答應  
跪倒黃門奏事官



黃門官在駕前跪倒說今有江西巡按趙國盛口稱右本見駕天子聞所說宣他進來

忙把江西按院宣

黃門官 趙國盛

領旨退步往外走 跟着聖旨把朝進

面見龍顏把驚恭

天子坐上往下問

嫺家由神回朕言

欽点江西去巡按

並無有

聖旨差官把你宣

私進京都因何故

其中一定有根元

按院見問尊聖旨

他這里

進氣叫頭在下边

微臣奉命江西去

一路上

查拿污吏與賍官

惟有天師名張節

欺心萬惡胆包天

殘害軍民與黎庶

一省獨具有威叔

奉命欽差如草芥

入胆欺君罪似山

為臣的

拜望去求五雷印

元為鎮邪把宅安

誰知他

好利貪財將臣詐

神印一顆良二千

為臣不與他就惱

登時心中起不端

賴我引邪破正法

一片豪強羞反倦

拘遣邪祟物咱嘴

嘎的臣

胆战心京不得安

因此難在江西住

无奈何

寅復迺回把駕奉

加靖聞所趙國盛所奏不由的滿面生噴龍心不悅說洪教張節雖係世代天師也是我駕下之臣寡人欽点江西的按院乃是奉命欽差他求你用一顆神印鎮邪這不過細微的小事給不給這還由可決不諛欺意詐才遣邪京喘羞辱欽差即是渺視我朕詳况究情寔是可惡想罷開言往下傳旨說趙巡按暫且隨朝辦事待我朕差官前去把天師名來究問明白按國法定他欺君之罪趙國盛聞所滿心欢喜往上叩頭口尊萬歲謝主的龍恩退步平身下了大展天子隨即傳旨命錦衣衛大堂陸炳與楊武候薛保代領火長即刺出京往江西來召天師



趙國盛

虛言誑奏哄聖主

萬歲皇命信作真

動怒生嗔傳下旨

去明九教大真人

錦衣衛炳與薛保

一文一武把旨持

卽刺出京不怠慢

竟奔江西一坐城

沿途一代人接送

有那些

府縣官員邊下程

陸炳爲人奸又狡

好利貪賍最不公

這一日

正在途中登程走

他這里

眼望那看把話云

錦衣衛的陸炳謁武侯薛保開言說貴侯下官有一件事與你分說我想洪教真人輕慢了欽差得罪了聖上咱這一前去宣召他進京見駕他有過與天子卽就是欽犯咱若見了天師仗勢生端威囑于他只說天子叫他負拿進京張節害怕一定行賄他家歷代天師銀錢不少只用三言兩語包管飽載而回

陸炳有語開言道

說道是

貴侯由神在上所

天師他吃一省俸

銀錢廣有富无窮

仗勢說他如反掌

務必必要

飽載而歸心下平

張節不把金銀送

咱把他

鎖進都京見聖明

薛保聞听喘一跳

這個爺

心下着忙京又京

眼望陸炳說不可

說道是

大人由神在上所

歷代天師誰不敬

現如今

鎮鬼除邪天下寧

羞天欽差欺生土

這宗事

真假虛寔未辨明

咱要訛財貪賄賂

只恐那

天子聞知罪不輕

陸炳聞知微冷笑

他說是

貴侯言詞礼不通

奉命出差爲天使

那有个

赤手空回走这程

你不受財等我要

若叫吾

白走一場萬不能

薛保聞听不言語

他這里

肚內暗上罵奸雄

到處貪賍端受賄



全不怕 天理昭七神不容 有朝事犯循环到

這個賊 一定臨危不善終 薛保發恨往前走

曉行宿住奔途程 論走也得好几日 書中尤如一陣風

那日正走來的快 但只見 江西不遠只尺中

欽差未把省城進 有那些 府裏官員遠接迓

奉命欽差还未至省城就有府裏官員老遠的迎接一齊參見

把陸炳薛保接進城去這一來張天師奉召進京富家庄白蟒迷

人七狐怪招聚群邪小孤村仙妖鬧騰

詩 鄉人來話亂高情 泪滿殘間楚荆七

白社已應无故老 清江依田達江城

上部書說的是二石精設計誣印張天師火煉人如紙道國盛詐

言奏主加靖翁動怒傳旨俱在上部言明

詩 一上一上又一上 一上上在山顶上

曰 牽頭明月白雲齊 萬里江山皆一望

四句提綱叙过緊接着仗欽差欺押法教請神京嘴天使富家庄

蟒精迷人偷江水邪物挡船五毒傳四部鼓詞

話說錦衣衛陸炳楊武侯薛保二人來至江西象官迓接竟奔龍

鼎山而來欽差來到就有人報知天師洪教真人帥領法官箠肖

細樂迓出山口薛保陸炳一齊閃目觀睂 這才是

天師帥象出山口 細樂笙歌往外迓 欽差陸炳與薛侯

二人閃目看分明 只見那 法官箠擁張洪教

天師道扮有威風 眼望圣旨將頭叩 說道是

洪教張節把旨迓 陸炳一見佯不採 馬上開言叫一声

陸炳在馬上開言說天師前行引吾上山洪教真人聞听口中不



言心內暗惱說這個賊全仗欽差輕視于我口中狂言定是不良之輩心中雖然噴到无奈何只得引路上山行不多時來至府前陸炳與楊武侯二人在馬上觀瞻果然觀宇軒昂刁棟画樑八字粉墻蒼松桂稍門柱上有一付對聯寫的明白

左边是 斬怪除妖保天下國太民安為歷代帝天師府

右边是 拘神遣將大羅仙救困扶危作玉皇真宰相家

二人看罢一齊奪乎說這付對聯上的口氣不俗一定天師家傳有些法術想罢進府上展張天師令人天花淨水宝鼎焚香望旨大拜口呼萬歲三声錦衣衛陸炳站在居中手捧圣旨高声明誦開讀皇宣

這才是

錦衣衛大堂讀圣旨

高声郎讀念皇宣

奉天承運君王詔

勅命欽差九鼎山

只口那

洪教真人行不正

赵国盛

進京上本面龍顏

他忝你

江西一省行堪道

滔天萬惡把民殘

渺視欽差輕天使

如全欺君一樣般

我朕未辨真和假

差官江西把你宣

速上進京來面圣

辨个忠的奸的奸

陸炳念罢皇宣詔

天師叩頭在下边

陸炳把圣旨念完張天師叩頭謝恩將旨意懸掛在大展之上這

才轉來與陸炳薛保見礼叙坐天師分付看酒 這才是

天師分付快看酒 手下之人不站停

擦抹調台放桌椅

設下幃屏錦秀屏 干鮮果品般上有

美味佳肴色上新

雖无烹龙與煮凤 好一似

肉山酒海一般全

洪教真人挑空盞 法官傍边抹着瓶

滿上斟上一杯酒

奉敬欽差酒兩鍾 張天師

眼望薛保與陸炳

托地毛腰身打弓 口內連上尊天使

欽差由神在上听



五言律  
卷二  
三路風塵未到此 接待不周望怨容

做處荒涼无物敬

一杯水酒表虔誠 連敬三杯才歸坐

開怀暢飲笑盈匕

酒过三巡菜五味

錦衣衛

眼望天把洪教杯

錦衣衛的陸炳手內磅杯望天師開言說洪教真人下官有一件事要講明天子的圣旨前來宣合你只因趙巡按上本題忝下官的取位又是有司衙門真人有过于君即是欽犯這一進京面圣逐路之間少不的要屈尊休天師聞听陸炳之言心下恭透他的肺腑說這個賊仗勢威嚇莫非叫我行賄待我如此這般叫他一場妄想討个无趣天師想罢望陸炳開言說大人自古王法无私我豈不尊行但只一件二位欽差逐路而來貧道欲備下一分薄礼雖係不堪望乞收納只求路上寬容陸炳滿心欢喜隨即把話就改过來說真人只晉放心下官與楊武住是奉旨而來路途

之上我自別論說罢酒闌席散天師令人把礼物搬出盡都是明珠綠緞金銀之類陸炳一見滿心欢喜並不推辞尽都收下天師令人備下一隻大缸把防身的寶貝俱各代了代領四位法官與陸炳薛保一仝起身剛然出府只見那西南雲起東北風來紅日无光黑霧迷漫 這才是 洪教真人剛出府

一宗咤事人嘯殺

只見那

一塊阴雲遮紅日

通面狂風陣上刮

声似雷鳴如馬哨

走石飛砂往下砸

空中显出四神圣

凜七威風寔可誇

這一个

頭代金盔游凤翅

斗大朱纓頂上插

那一个

甲掛連環攢龟背

龙鱗密砌显光華

這一个

紫絳征袍遮圣体

周幃秀蟒把金插

那一个

番口獸面双匕首

胸前懸掛鏡凌花

這一个



前插壺中端射鬼 弓開弦响不空發

那一個

宝帶純玄明珠嵌 腰中繫束玉无瑕

這一個

臉似瓜皮青又紫 殊屈直豎显紅髮

那一個

面如藍靛一般樣 圓張巨口显獠牙

一齊迎頭攔去路

眼望天師把弓打

四位黃巾力士控背弓身往天師誦話說真人今往京都見架一路妖邪甚眾况且两个欽差俱是好利之徒玉帝差吾神等下界

前來護送天師聞听往上開言說眾圣請同一路雖有妖邪吾有

真宝

縱有妖邪吾不惧 我有法宝得真傳 那怕精灵來作耗

我要拿他不費難 四圣答應尊法令 雲光一縱轉回还

真人退送神歸位 到把那 两个欽差喘軟癱

薛保連声說不好 錦衣衛 陸炳着忙心胆寒

此时后悔担京怕 才知道 洪教真人通妙玄

方才詐賄來傷辱 着叫那 神將聞知罪不寬

金良珠宝俱不愛 只要一路保平安 想罢不敢往前走

暗把金良送轉还

陸炳心中害怕不敢 天師的礼物善人暗七俱各送回龙席山

來至江前上舡就有合省官員一齊餞行來送天師舡上有几面

牌扁舡頭中間寫着正乙道德真人張天師行台左边牌上寫着

天下鬼神免見右边牌寫着四海龙王免朝还有一面牌殊砂大

字值日功曹听令城隍土地伺候滿舡上祥雲瑞氣天師分付開

舡這話不提且說白氏夫人與一千精邪在圣水池拜別了金花

圣母他就來到洋子江要迷人的真性等候天師剛來到大江北



岸只見迎面来了一个后生相一个鱼家的行景生的雄壮妖邪  
一見心下奪乎我想天師進京必打此處經過我何不把此人迷  
住結爲夫婦在此居住等 天師好破他的法力將身形一晃變  
了个年輕的妇女坐在江听放声痛哭等候來人按下不表且說  
这个漁人就在洋子江的北听富家庄居住姓富名喚萬年才交  
二十三歲爲人机巧伶俐聰明无比打魚爲生养活七旬老父這  
一日往江上打魚朝前所走 富萬年 离家扑江把魚打  
兩脚奔忙不站停 時逢九月秋天景 野外風高透体寒  
遍地黃花如金綻 梧桐葉落尽刁殘 四野一望多寂寞  
失群孤雁泪霞天 萬年对景心慘切 不由的  
吸声嘆声兩眉攢 自怨自己真命苦 老天生我在徒然  
自幼无娘先喪母 单上剩下父殘年 打魚不过只胡口

手内无錢家下寒

正在當年无妻室

空房独守受孤單

未知多咱婚姻動

郎才女貌配良元

萬年正然胡打算

閃目由神仔細觀

慘七嬌音哭可憐

小伙慌忙止住步

富萬年正往前走忽听迎面有人啼哭慌忙止步閃目由神觀看

只見前面地下坐着个年輕的妇女渾身上下穿的重孝口吐悲

声滿眼流泪

富萬年

閃目由神觀女子

仔細着意女婵娟

素白蒼頭烏雲焰

耳代金釧玉宝环

羅裙入幅腰中計

身穿輕羅白素衫

杏眼流泪花含露

愁鎖娥眉柳代烟

小口朱唇配玉齒

嫩笋春葱十指尖

萬年看罢只發怔

小伙兒

腹内奪乎三兩番

富萬年看勾多時腹内多乎心中暗說好一个齊正妇女如何独



白孤身坐在此處啼哭其中定有元故稱此無人何不問他一問  
想罢上前說那位小娘子你家住何方如何獨自一人坐在荒郊  
野外倘若遇見狼虫虎豹豈不把性命坑却妖邪見問心中暗喜  
故意滿眼流泪說君子在上容奴家細稟  
這才是

妖邪未語先流泪 君子在上請听言 奴家王氏夫姓趙

祖居元住在江南 年方二十九十八歲 我的那

乳諱名為叫翠鬟 嫁到趙門為媳婦 算滿佳期正一年

不幸夫主身辭世 可嘆他 忽得寒病喪黃泉

奴家土坎去燒紙 无故生非灾禍纏 忽然之間將天變

大風刮奴到此間 荒郊曠野失迷路 你叫我

孤身怎去轉回園 望乞君子行方便 大發慈悲答救借

若肯送我回家去 你的那 恩如再造重如山

說罢欠身双膝跪 娇音媛娜令人怜 小伙聞听心大悅

喜坏打魚富萬年 口中雖不明言語 暗上奪乎三兩番

此文風刮来到此 他那里 路径失迷回轉難

丈夫去世身无主 我看他 美貌風流非尋閑

女子青春我年少 作一对 美滿夫妻才喜欢

何不當面問一問 未知他 可肯匹配結良元

萬年想罢放下網 眼望着 妖邪弓身把話言

此萬江南途路远 小娘子 你要回家只怕難

在下不敢將你送 我还要 打魚撒網到江边

說罢故意往前走 兩脚如飛箭一般

富萬年說此乃江西地面离江南甚远你今想要回家只怕萬上

不得能勾我还要到江边打魚就此失陪了說罢迈步伴腸而去



詩 行奸累七神書錄

戒色朝七天榜人

曰 守得堅貞松柏志

風霜凜冽不知寒

話說富萬年故意而去妖邪一見忒透其心点手高叫說君子奴家有話與你商議富萬年心中暗喜回來說小娘子我與你男文授受不親有何商議妖邪故意泪流滿面請問君子貴姓尊名府上何處你把就里言明我自自有主意小娘子你要問我的姓名須要仔細听真

富萬年

有語開言尊娘子

在上由神仔細听 在下家住江北听 富家庄內有門庭  
祖上昔年称員外 金良廣有甚豐盈 自不小心失天火  
燒尽家財身受貧 爺去去世我无奈 打魚胡口這營生  
名叫萬年本姓富 还有老父在家中 娘子問我因何故  
把你言詞說个明 妖邪見問頭低下 故意含羞面通紅

欲說不說三兩遍

半晌開言把話云

常言

有元千里來相會

无元对面不相逢

奴家被風刮到此

咱兩奇逢曠野中

嘆我失路家鄉远

奴夫命尺定幽冥

年輕寡婦无頭奔

你叫我

少故缺親誰見疼

我看君子多良善

祖上豪富有名聲

眼下雖然遭困苦

久后自然大運通

你的氣概真不催

将来有日定升騰

奴家願拔從身事

結為夫婦把婚成

遞上一年與半載

弄文添男喜氣生

接續香烟有了后

不枉為人在世間

真心寔意扑看你

未知君子可肯全

你若不允奴必死

一之殘生活不成

說罢口內長嘆氣

秋波代泪暗中情

萬年一見渾身軟

不由的

意馬難拴那念生

列公酒色人所愛富萬年正在當年從未取親今見妖邪風流



俊俏又用言語打動他的心猿意馬難拴滿面堆歡說話

富萬年

相愛精灵多美貌

錯把弔客當紅鸞

不辨虛寔真和假

一心妄想結姻元

控背弓身腮含笑

滿面春風把話言

既承雅意垂青眼

拙言几句請听偈

打魚生意多薄淡

手內无錢家下寒

茶飯粗糙不可口

並無美饌與佳餐

遮身不過穿布疋

那有錢鈔買絲綿

看你体態多娇媚

怎禁貧苦受熬煎

既作夫妻須寔講

我若欺心上有天

妖邪聞听心暗喜

你今中了巧机関

這一領我回家去

管叫你

三月之內喪黃泉

想罢開言呼君子

郎君在上納奴言

我本是

三從四德賢良女

沒當妬妻一樣看

奴家既把終身許

豈肯入后变心田

我若有意嫌憎你

凶灾惡病命归泉

不必推辞咱走七

與你全去轉家园

先拜公七見老父

然后合巹把婚完

妖邪說罢忙站起

粉面代笑臉堆欢

萬年不由心大悅

也不願

打魚撒網到江边

口呼娘子跟我走

一直前行不轉灣

精灵回答說知道

輕移蓮步迈金蓮

娇嬌玉体風摆柳

尤如西施勝婁娟

萬年在后由神看

不由的

悟現心開怪喜欢

口內只說真有趣

分明是

天賜家人匹配偕

我兩好似幽閨記

竟與那

曠野奇淫一樣般

吾好比

蔣世隆上京去赴考

他就是

躲避兵荒王瑞蘭

忽然巧遇成夫妇

莫把姻元當作祖

富萬年

邪念貪淫圖歡樂

怎知吃虧在后边

走着上上來的快

只見那

柴門不遠在眼前



富萬年領着妖邪走不多時來到自己門首站住往精靈說小娘子你在門外略等一等我進去稟明父親再來相請說罷往里所走且說富萬年的老子名曰富洪年高有壽在家中閑坐全靠兒子弄活這一日家下少米无柴請等兒子打魚換鈔好吃早飯誰知等到晌午大錯不見兒子回家急的走出走進說我的兒子每日打魚早去早回今日如何還不回來莫非在外有什麼不祥之

邪

這才是

老者在家盼望子

坐不安來站不寧

出來進去只干轉

急的他

連上嘆氣不絕聲

吾兒此時不同轉

一定其中有變更

莫非他

江上打魚有閃錯

缸小風狂落水中

莫非他

遇見冥朋與知己

貪杯好飲不同程

莫非他

市上魚多无人買

因此不來担候工

莫非他

年輕性傲肯弄性

與人厮打兩相爭

這天到有晌午錯

水米未從到肚中

餓的我

眼花頭暈只打恍

陣上發荒虛火生

餓的我

遍体渾身燥又軟

刮肚擗腸陣上疼

我的兒

回來要公同來罷

免的你

天倫老父盼眼紅

老者正然將兒盼

忽听那

草戶柴扉响一声

富老者正然着急忽听柴門所响

富洪只見兒子富萬年打外面走將進來滿面春風連說帶笑老者一見開言便問你今日回家天晚進門就笑莫非得了几尾大魚賣的錢多快些買些東西來我吃要緊富萬年見問說父親魚到无從打着我見了一宗大喜之事因此回来的甚晚天倫在上听我從頭告訴于你

富萬年

有語開言尊老父



天倫由神在上听 為兒今日把魚打 走到江边曠野中

忽然遇見一女子 風流美貌正年輕 渾身上下穿重孝

坐在塵埃大放聲 見我上前將他問 說出原由真慘情

他的那 祖居江南離此远 丈夫不幸喪幽冥

只因上坟去燒紙 不料途中有變更 一陣大風刮到此

又待要 回轉家鄉去不成 情願與我為夫婦

現在那 門外等候見公七 萬年說罢一夕話

到把个 老者聞听魂嚇京

老者問听富萬年之言只吓的京覺不止面目更色說我的兒此

話果真我焉敢撒謊 這才是 老者聞听說不好

富洪嘴的战多梭 口中只把娇兒叫 仔細由神听我說

這如今 到處人言出異事 精邪混世廣妖成

你在那 荒郊野外逢女子 此事到要犯顛奪

倘或若是精邪怪 到只怕 性命殘生不得活

快些打發他回去 別要弄巧反成拙 口中只說休惹禍

急的他 嘆氣咬声把手搓 但只見

爺兒两个正講話 打外面 走進美貌女娇娥

富老者正與他的兒子講話只見打外面走進了一个年輕的婦

女体态輕盈容貌端正往着富老者開言講話說公七在上兒媳

如萬福 這才是 蟒精往上深七拜

開言有語叫公七 方才你老說的話 我在那

房外的神着意听 双本是 父精母血人所養

如何說我是妖精 自古說 君子自有成人美

須要行善積阴功 我與你 兒子為妻成婚配



既作了

媳婦豈不孝公七

休要多疑莫胡想

好人別當是精灵

老者聞听不言語

由神仔細暗偷睛

只見那

頭腦脚手多齊正

俊俏風流美貌人

老者看罢沉音想

他這里

思量展轉在心中

富洪心內暗想我看這個女子不相精邪的光景他既願意平他  
們去罢說小娘子既是你兩前元造定我也難以攔阻妖邪聞听  
滿心欢喜富萬年買了香紙供上天地滿斗焚香

富萬年

要與精邪成婚配

滿斗焚香先拜天

叩頭以畢燒喜紙

艸堂之內設杯盤

斟酒先敬富老者

精邪啟齒便開言

喜酒公七吃三盞

但願你

福如滄海壽如山

不多一時天色晚

只見他

一輪紅日墜西山

轉眼之間將灯点

不知不覺初鼓天

老者分付將席撤

說道是

小兩口兒去安眠

精邪代笑先回后

富萬年

收拾停當把門闕

他與精邪成婚配

女貌郎才魚水欢

一夜不提天將曉

丑未寅初到早間

次日清晨富萬年與妖邪扒起梳洗伏與老者叩頭自此以后白  
蟒就在富家這個邪物每日盜取元阳不上半月把个富萬年弄  
的体瘦形衰身得重病 這才是 妖邪迷住富家子

終朝每夜盜元阳

萬年只圖貪歡樂

耗損精神体受傷

不似先前雄又壯

形衰体瘦面焦黃

精神短少身軟弱

干嗽无痰旁病腔

富洪一見說不好

老者着忙心內慌

房中守定親生子

二目昏花泪兩行

娇兒若有好共歹

我的残生活不長

老來喪子真不幸

想必我



損尺明騰天降殊 蟒精殷勤來伏侍 遞茶遞水又端湯  
假意虛情長嘆氣 悄語低聲口叫郎 我只說

二人百年長相守 誰知奴命犯刑傷 夫有差池不打緊  
閃的我 自伴青灯守空房 妖邪說到這句話

秋波杏眼泪汪汪 萬年間听如酒醉 好似剛刀境柔腸  
富萬年間听妖邪之言心中恹切泪流滿面說夫妻這是我的命

短无福與你无干 這才是 萬年不語腮流泪  
不出口內吐悲声 眼望精邪長嘆氣 說道是

妾妻的神在上听 自從你為夫妇 相敬如宾一樣全  
思愛情長深似海 惟有賢妻把我疼 不料得了冤業病

大略有死並無生 棒打鸳鸯分兩下 這件事  
鉄石人間也恹情 我今死去歸地府 吾有那

相托一事你記心 我的那 父親年老无人養  
喪子无兒誰見疼 还望夫妻來照管 还與那

有我在世一般全 孝心不改天加護 我在那  
地府阴曹也感情 萬年說到傷殘處 恹上悲哀大放声

精邪有語呼夫主 何必這 仔細囑付又丁寧  
精邪聞听富萬年之言說夫主你放心養病公上之事不用你訂

寧囑咐于我 詩 二八佳人体似酥 腰悬宝劍斬凡夫  
曰 雖然不見人頭落 暗里催人骨髓枯

話說白蟒聞听富萬年之言說夫主放心公上之事不必你托說  
罢全榻而眠三更以后妖邪現出元形一条大蟒屋中盤繞這且

不表且說富洪心中牽卦兒子的病重坐卧不安懶的睡覺坐在



前面房中不住的長声短氣想到傷心泪流滿面老者哭勾多时  
不觉天交三鼓伸手把鋪盖打開才然要睡伏又奪乎說他兩小  
口寬此時俱各睡熟待我到后面哨、門戶火烛要緊說罢迈步  
出房来到后院在兒子房門外站住听了听里面有人打呼哨了  
哨窸窣上紅光繚繞老者看罢心下自忙只当是媳婦熬的乏困  
灯火有失连忙走到意前用手把紙通破往房內覘哨

这才是

老者通破窸窣紙

閃目睜睛往里哨

只見那

房里滾、紅光焰

坑上盤了蟒一條

口似血盆牙如劍

渾身鱗甲放光毫

富洪看罢黃了臉

唬的他

魄散魂飛上九霄

轉身迈步回里跑

腿軟筋酥跌一跤

扎挣扒起出后院

走進房中門頂半

吹喇一声隔采我

越思越想心內毛

怪不的

吾兒得病身軟弱

元末媳婦是邪妖

他今纏住吾兒子

富万年

有死生生命忽變

老者說怪不的吾兒得病元末被精邪纏住倘若怪物胡行到只

怕我下兜兩難保

老者富洪心害怕

唬的他

筋酥骨軟战凉、

口內連、說不好

這就是

天降灾殃把我坑

精邪迷住坡前子

大略殘生括不成

可叹冤家无主意

爰偷貪欢胡乱行

中了邪物牢籠計

把他引領到家中

前番也送末掬阻

逆子冤家不肯听

今朝果中吾的活

媳婦兒

竟是成妖作怪情

善變人形一條蟒

他若是

很怪與妖了不成

以我这

凡夫焉能把他治

只恐將末命定傾

老者越想心越怕

急的他

渾身热汗似蒸籠



富洪为难多一会

他这里

忽然一事上心中

富洪为难多会忽然心生一计说布了隔壁住的李有才为人经  
多见广善有机谋待我明日去与他商改倘若有条防身之策也  
未可支一夜晚景不提到了次日早旦富洪暗下的就来到李有  
才家把那已往说前始末元由细告诉了他一遍

富洪诉说前事

李有才

听罢有忙吃一京

半躺前言才说话

他这里

口内连连寻老兄

令郎年轻和崇引

将来受害被妖坑

可惜他

幼小年轻多雄壮

机巧伶俐飞聪明

令郎若有好共歹

你老残年苦不全

有才说罢一夕话

痛坏年高老富洪

昏花二泪流下泪

不由口内吐悲声

离坐往前走两步

托地毛腰深打弓

有语前言等矣弟

贵耳由神在上听

血们雨

父子往三病孽

就尤如

亲弟亲兄一样个

我家不幸遭妖孽

丁鬼雨

性命残生顷刻中

你本机多见识席

庄内人称赛孔明

想一条

妙计良谋救我

恩如再造似重生

活命之德难补报

刻骨铭忘你的情

说罢仗义把揖作

连控拈将身弓

李捕一见呼兄长

老哥由神你是所

李有才见富洪哀恳心下为难说兄长这方才要另别的争还好  
商以精那迷人你叫我如何处治说罢低头叹气心下为难忽杰  
想起一事说兄长小弟想起一个人来可以救于你这庄头路  
比有个跳神的端公乃是洪阳教的门下此人姓曹名叫大典善  
会书符治病跳神送祟除妖斩怪安宅净舍点杰五葺不思七实  
立意你若把他请来包管把妖邪退去将你的儿子治好但只一



三才傳 卷二  
件為難曹大與端好貪利非商了一兩二兩他不肯動身老哥我  
不怕你惱別說一頭二兩良子就是一百二百不當時你也拿不  
出末富洪聞听低頭嘆氣心內着急說曹大與的武义只好恁奈  
我手內无不李有才說兄長待小弟借与你白良二兩富洪聞听  
滿心歡喜說多承矣弟費心若把你的侄兒治好隨即就奉还李  
有才回轉后面把良子取了一兩遞与富洪說兄長你快些辦事  
要緊老者接末不敢怠慢竟扑庄北末清端公这话不表且說白  
蟒与富万年一覺睡醒奈方大亮邪物起末梳洗打扮走云房末  
才要往厨下去作飯忽尔神魂不安心血末朝精怪有忙指指一  
算心下就明白這蟒精

插指巡紋只一算 便和皮囊肺腑情 心頭火起高子丈  
咬牙切齒怒冲人 口中只把富洪罵 滔天万惡老苍生

我由送

未到富家一个用

在你跟前也有情

三食茶飯亲手奉

口中不住叫公公

还而却些不足处

暗起亏心 不公

听信李有才的话

庄北前去靖端公

洪阳教下曹老道

大略却

肉体凡夫有七能

我若是

恼一恼末怒一怒

受叫这

一庄民人活不成

精邪動怒双眉皱

伏又展转在心中

妖邪沉音伏又暗想说住了我若一怒傷害此处一庄人民一末  
有失金花圣母的教律二来传揚云去若叫天誦明知有了准备  
只恨就难破他的法力不殺且忍奈等富洪把曹道請来待我施  
展神通把他唬退再作道理想罢口中念咒将身形隐住坐在房  
中等候端公这话不表且说富洪去不多时末到端公的門前用  
手敲戶高叫说曹道下在家没有叫勾多时才有人答應说是谁



嘍即把門開放富洪一見恸心歡喜說幸遇道下在家真正湊巧  
曹大與認的豈富洪執手陪笑說老長兄堵了许久少念不知今  
日光臨有何見諭富洪見問說道下提起素培長暫且到里面撥  
坐容小老兒細稟

这才是

富洪說罢往里走

曹道讓坐把茶端

老者開言來說話

灣頭至尾折根元

大與開听不言培

肚里奪乎三兩番

富洪家中貧又苦

叫我挺怪那有不

不如当面辞了他

老者由神听我言

你今来的不湊巧

伊我今朝不得闲

你要請我將宅淨

改日素邀再見啗

富洪聞听心急燥

低展轉暗為難

富洪心囚的急說道下今朝有事就豈明日勞動大駕曹道摆手  
說老哥實告訴你今晚是接喪明日是月全后日起又是三日元

以這一个月內总不得闲富洪心下参透其意說道下知道我手  
內无錢只当我白煩你故此推辞既是你老布了我也不敢再回  
相煩為請道下去捉妖我与冷舍李布才借了白良二兩以為香  
資之費既是道下不去少不的把良送还本主说罢打怀内把良  
子取将出来拿在手巾颠了兩颠说小老兒失陪离坐番身往外  
就走

这才是

富洪说罢往外走

曹道后悔在心中

早知他布良二兩

决不該

信口闲河拉硬弓

自古才帛非兒戲

莫把良个看的轻

这宗生意放过去

错过机元不再逢

想罢往前跑兩步

一伸手

拉住年高老富洪

口内只把鄉亲叫

说道是

仁兄止步且消停

虽然我

布了穷忙不得空

豈不羞

冷里街方面上情



令郎遇妖身受苦

难道说

我那心中就不疼

接三元冻俱是小

待我去

先到府上捉妖精

安宅净舍除邪祟

受叫那

令郎灾消身体宁

富洪闻听微冷笑

暗把那

好利之利骂几声

富洪口中不言心内暗惱说曹老道这个業障真乃是好利之徒  
先前再三再四只是不去見我有二兩良子隨即改口肉嘴裡  
应承令人真正可咲想罢闲言说道下既承慈悲咱就一仝前去  
曹道下说仁兄请坐在下还有活实不相瞒我幼年问性情光傲  
仗布法力高强但凡与人家斩妖除邪把精灵拏住俱各要诛尺  
杀绝只因我的法令森严前步也是与人家净宅回素睡到夜至  
三更不料玉皇下差了太白金星下凡把我一灵真性宣至上界  
在龙霄殿前昊天上帝亲口吩咐说我斩妖除邪总是救人的苦

难也不该任性嗔痴傷害生灵以后不可只许善退自從玉帝分  
付之后我再不敢胡行且遇有人煩我我家內把紙馬小料敬与  
神送邪的东西就得燒二二兩良子的还不止只圖与精邪解求  
和老仁兄你手內的良子不过只有二兩我还得添上些才勾你  
老人家把良子留下且请先行待我在家燒个料隨後就到富洪  
闻听连忙把良子遞将过去说罢拱手相别先就回来也不敢归  
家就在李布才家等看老道且说曹大與打發富洪去后先把良  
子收起朕后把煩邪的物件打点停当合一出离家下竟遶庄南  
而来

京老道

一心走自一心想

奪乎展替在心忠

富洪请我捉妖怪

懔重不知撞不鐘

我願会願会

念佛接三与打醮

若说那

法力神術却不通

不过虚言将人哄

十个方法九不灵



富洪与我良二兩 想叫我 淨室捉妖万不能

未见精邪吾先怕 我的胆小青受京 这一去

只求神佛相保佑 死了回来就弄功 走和世内将伏念

他把那 救苦天尊不住声 转眼之间就来到

只见那 富洪来接咲面迎 满面春风身控背

他把那 道下迷了等又称

富洪打老远的迎接上来控背身说道下多有勞動曹大與一  
见说老鄉亲你过来听我告诉与你这是真邪除妖的灵符三道  
你拿去貼在你兒子的房內朕后我好设坛请神捉拿妖怪富洪  
接将过来迈步往里所走来到他兒子的房內才要貼符只见富  
万年在坑上说父亲你老人家这半日不来看我连你的媳婦也  
不来了富洪闻听不由的心如刀撓往前走了几步说我的兒了  
到临期我少不的要告诉你

詩 录水青山分翠微 江塵不亦淨中非

曰 名利纏身争你我 一旦无常火化灰

富洪说我的兒了到临期我少不的要告诉你 富老考

往前缩走三两步 悄语低言把话云 口中只把娇兒叫

苗神仔細要听真 只因你 幼小年轻不知了

招惹精邪纏住身 你娶的 媳婦翠鸞是邪物

莫把你妻当作人 老者说到这句话 富万年

心中不悅面生嗔 尙險代怒呼老父 口中不住叫天倫

你今对我说此话 奈透其中就里因 莫非是

媳婦不仁缺孝道 见我病重改变心 故此天倫将他惱

在我跟前血中噴 他本是 父精母血人所养



並非鬼怪与精灵 此乃若要借云去 只恐美妻偷定坑  
兒子未死害媳婦 你老心中不公道 万年说罢長嘆氣  
不由二目淚直傾 富洪一見發急燥 说道冤家你是所  
富洪心中在急说冤家休得胡说听为父的告诉你这才是  
老孝眼望亲生子 吾兒前神听父言 媳婦若不是精灵  
你父怎肯把他冤 昨日你兩房中睡 正是三更半夜天  
只因惡卦免有病 我心好極滾油煎 走到后边来看你  
一宗岔子真希罕 媳婦頂上紅光現 一条大蟒在炕盤  
口似血盆牙如劍 眼相金灯一樣狀 为父一見心害怕  
嚇的魂非上九天 一夜无眠只到曉 我与你  
李叔定计设机関 借良二兩請曹道 煩他除妖把宅安  
冤家再要心迷惑 到只怕 性命難逃在眼前

富洪年間听父亲之言 胆里暗想 说此女在野外相逢 他的素愿  
元也不明 父亲见他房內現形 此語大略也不假 果是精邪 豈不  
有性命之憂 曹道進房 自然辨出真假 想罢 日尋父亲 既是你  
老疑心 就請曹道 進來 但只一件 叫他几日的 神千万不可 悞  
傷了好人 刀兒兩商 议停当 富洪把三道灵符 帖在門上 边示來  
见了大與把手 一挾 说道 請里边 献茶 那道 跟着富洪 往里  
所走 曹老道 跟隨富洪 往里走  
不由心內暗担京 只求神佛相保佑 莫見成妖作怪精  
无是死非回家去 焚香請斗謝神明 一必禱告一必走  
故意咳嗽斗威風 進了病房 睜眼看 踏見被迷小后生  
见他炕上身难惹 面如金紙一般同 骨瘦如柴 精神短  
口中不住只哼哼 老道看罢 將頭点 口內長嘆兩三声



眼望万年来清话

说道是

笑逐面神仔细听

同听贵体逢邪祟

时逢不除遇妖精

我今慈悲来打救

管叫病退身安幸

说罢伏又面神看

他便闲言问一声

曹道往富洪说老仁兄你的媳妇是精邪变化不知今在何足你快去把他叫来待我观看。便知真假富洪说道。自从小弟去请你老你侄儿说媳妇一早不进门不知去向曹道闷听不由的心中暗喜说仁兄你有所不知自古说的好人的名儿树的影儿只因我新妖除邪把精灵都拿怕听见我来他躲的宗影合无可笑这个精邪真正胆小既是怪物被我吓退也不必深究饶他去罢

这才是

老道未语腮含笑

老哥面神在上听

道高深重神通度

邪物闻名胆战京

害怕不敢将我见

闲放饒赦这精灵

不用设法将神请

嘴退精邪就非功

令郎不受妖邪害

病退灾消眼下单

就此告别吾回去

似我这

不见妖邪大响名

说罢就要往外走

那富洪

用手来拉不放松

富洪一见用手拉住说道。且慢回府常言说剪草要除根你老人家若不设法清神把妖邪治住倘或道下去后他又来作耗那时怎了不如斩尽杀绝永除后患大央闷听心下为难无奈何与头允说待我没摆坛场将高桌脊过雨灯接在一处上面设摆香案纸马朱笔等物曹道更换法衣手提宝剑上台施法清神捉妖

曹老道

手中仗剑把台上

口中不住碎咕囔

朱笔画符将神请

令牌拍的响连声

口中念咒拿腔韵

由言由语由哼

由名屋内喷法水

就尤如

阴阳洒扫一般全

由已持鬼身控带



奉请天神下九重  
放走邪物空归罪

五遁将掌听法令

快捉妖邪莫站停

故意的

骂你后山顶穷水

八牌连鼓用剑指

这不就

双眉五盗眼元神

曹道正朕来瞎闹

他这里

一晃身躯现云形

白蟒一见心内恼

他的那

柳眉直竖怒冲

开口言大骂菜毛道

又叫年高老富洪

布眼不識真和假

拿着生金只当同

奴家元非几间女

本是仙姬下天官

欺心胆大直可恼

如何把我当精灵

若不看

你兒与我成夫妇

叫你性命眼下坑

富洪闻听心害怕

腹内有些慌京又京

时间喘坏曹老道

他的那

浑身打战眼如铃

曹老道正在桌子上拿腔作式口中胡念八卦忽见房中一晃面

前就显出一人水老道面前现出一个年轻的妇女生的肌体俊

俏体態轻英山林是仙姬降世神女归凡把一个曹道喘的骨软

筋酥浑身打战又待要跑怎奈精邪把房堵在並無去路只急的

心忙意乱遍体汗似瓢泼 这才是 曹瘟老道遇邪祟

浑身喘的战多梭 大睁两眼只发慌

好似阴天雷振鹅

又待要跑无去路 只急的

浑身热汗似瓢泼

口内不住专嘆气 心中后悔暗颠夺

决不淡

妖言惑眾将人哄 荐亡接三去念佛

混了面斤要索料

一派贪心造罪多 虚情假意说大话

与人家

净宅安舍把妖捉 我只说

逛騙良个肥自己

谁知今日遇妖瘟 猴路相逢难迴避

大略吾今跑不脱

精灵一怒反了臉 到只怕

性命残生不得活



大與到此无其奈

他這裡

爐斗精神把话说

曹老道心中虽吓害怕免爐闭言口發大话用手中的宝剑一指  
闲言断喝

曹老道

爐打精神来讲话

站在桌上長威风 用劍一指声叱咤

说道是

女子由神你是听 在下姓曹庄北住

我的那

法号人称叫大與 养性修行年深久

三清供奉念皇经

善念避邪金剛咒 无边法力庶神通

快些善退死的禱

你若是一怒跳下桌子去

我若是一怒跳下桌子去

一怒跳下桌子去

受叫你

命尽无常劍下傾

蛛精閃閃心內惱

他把那

野道窠毛那住声

白蟒精閃閃曹道之言不由的无明火起心中大怒说好该死的

凡夫我若不施展神通你焉能知道吾的利害说罢口中念咒用

手这么一指

这才是

蛛精動怒用手指

罢了捉妖曹大與

只見

臉上

頭如斗大耳生風

一陣癸迷身死主

往前一栽体内空

跌下桌子倚在地

頭南脚北手西東

而了金牌扔了劍

道冠裁破髮蓬松

妖蟒一見不怠慢

返步反身往上行

伸手拾起双斧劍

往上一舉怒冲

闲言大叫曹老道

该死老生把眼睁

你的那

性命残生在眼下

一刀兩段吊鮮紅

曹老道

酥醒多会魂归体

半响吹吻把眼睁

眈见妖邪迎回站

手牵纯刚二刃金

老道嘴的魂不在

心中害怕战兢兢

口中只把仙姬叫

望乞你

暫且息怒且慢容

若肯闭息饒过我

只今再不乱胡行

念经接三都不去

闭口净坐在家中



何布虚言将你哄

胡子生疼嘴长丁

说罢扎挣忙扒起

磕头碰地响连声

曹道哀求叫饶命

哄坏成妖作怪精

白蟒一见曹道哀怜不由的微微冷哄说你这个业道命才爱宝

哄骗愚蒙若不看你苦苦的哀求一字要伤害你的性命誓发慈悲

悲饶你去罢

这才是

妖邪口内说饶命

曹道叩头忙谢恩

扒将起来只打慌

只因为

吊下高桌皱了筋

慌共收法物

包果停当背在身

望见富洪摆摆手

说道是

贫道难顾老乡亲

说罢迈步往外走

只见他

如天仙箭跑前门

按下曹道回家去

急回来

把话横更另正人

曹老道得命回家这话按下不表且说白氏夫人把曹道嘱咐退用手将富洪一指

富洪说大罪说我把你这个该死的畜生我有什么

亏负于你、清人前来活我若不看我丈夫是你的亲生之子

一字不饶务要伤你的性命还不与我回去休要以此处讨愿富洪

闷听啼的啾、而退

这才是

富洪害怕回门去

妖蟒闷坐在房中

低头不语沉香想

腹内脊平不守宁

由设在

龙宫海藏投圣母

我与那

金花外、作门生

奉命江西来破法

等候洪教大真人

洋江北岸要路

迷住了

富洪坟前拜孝根

借他元阳补真气

转眼之光一月零

惟有一心急燥

未知那

天师多响进京都

我何不

掐指巡笈第一笄

便知其中就里情

蟒精想罢占易卜

不出的

诗回堆欢长哄容

白氏夫人插指一笄早知其意不由的满面生春心中大悦说元



白五夫人... 一美早映其意不自... 可坐... 中大... 示

執... 理... 是... 小

好... 不

謝... 亦... 心... 急... 款

富... 知... 對... 拜... 拜... 拜...

平... 美... 共... 楚... 大... 真... 人

拜... 已... 抵

則... 內... 管... 平... 不... 寧... 寧

富... 判... 寄... 留... 而... 自... 志

因... 視... 觀... 誰... 誰... 誰...

一... 字... 不... 幹... 懸... 懸... 懸...

舌... 食... 于... 湯... 湯... 湯... 湯...

不... 自... 怡

耐... 耐... 然... 然... 美... 一... 美

未... 映... 映

耐... 耐... 示... 明... 赫... 真... 真... 真...

耐... 耐... 北... 北... 氣... 要... 要... 要...

金... 蘇... 快... 快... 快... 快... 快...

自... 對... 對

飛... 觀... 陶... 陶... 坐... 坐... 坐... 坐...

古... 古... 古... 古...

奉... 命... 司... 西... 未... 未... 未... 未...

水... 宮...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耐... 耐... 耐... 耐... 耐... 耐... 耐... 耐...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